

我很喜欢看漂亮的字,更佩服能写漂亮字的人。我父母亲的字都写得极好,但自己从未想学。因知晓书法太深奥,这不只是简单的学写字,而相应标配的历史文化与古诗词知识,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,是断然进不了这大门的。

一日,与老同事翁兆蓉老师微信聊起她的父亲。翁老师的令尊大人正是闻名国内外的书法家——翁闾运先生。当年,我常去翁老师吴淞路的寓所玩。在她家,不仅听翁老先生讲书法,更多的是听他说历史。翁老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,通晓熟识中国历史。我对历史开始有兴趣,就是当年受翁老的影响。那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翁老个性耿直率真,面对历代史实有真知灼见,敢于直言,坐在一旁的花儿笑着有麻烦不让他多说,怕着摇头摆手也没用。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,事实证实了翁老的论点是正确的。啊,这绝非只用“钦佩”两个字能表达得了的!

翁老看我很喜欢他的作品,就送了我一幅。那是盛唐诗人王昌龄的《出塞》,对我来说那真是如获至宝!后来,我转赠了弟弟星光,他在安徽插队,这幅名作可让其枯燥艰难的生活添些生气与活力。这几天,弟弟得知我在写翁



黄梅一过,我家露台的“莲缸”一下子热闹了起来:原本平静的莲池,莲叶下孕育着的三并蒂竟然悄悄地冒出水面,继而在早晨8点多的光景次第绽放,喜得我举起相机对着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奇花“三姐妹”连连拍摄各个不同角度的照片。

其实,一直到初夏,本该早已开花的莲缸里却一直静悄悄地毫无声息。我对着只有叶子没有花的莲池无奈地叹:今年要无缘与莲花相见了!不过,“花讯”虽迟迟未至,我却依旧定时换水、施基础肥,还放进十几尾小鱼一来清除除氧气的青苔,滤去水中的杂质,并买来过滤棉24小时不停地清洁水源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7月2日清

晨,在这直径70厘米、高40厘米的大缸里,水面赫然出现了这样的奇景:同一个“蒂”上同时结出花色各不相同、却都绚烂多姿的“三并蒂”,花蕊也分别是紫色、黄色和奶黄色的,三朵主色调不尽相同的“同胞之花”组合在一起,真是天人造化,顶级般配,超级和谐。

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?一个育花时间不足两年的“新手”竟然连撞大运,去年是并蒂莲(也曾上“夜光杯”上与大家分享),今年又是“三并蒂”!我的一些养花爱花的朋友也无不连连称奇。感谢它光临我家,并愿借此吉祥,为千千万万个经历特殊考验的上海人送上平安、美好的祝福。

冯联清

摄影

老的文章,告诉了我这幅赠品后续的故事:“1976年,我师范毕业被分到杨中学。老哥送我翁老的一幅字是‘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’我非常喜欢,可惜不知如何装裱,乡下也没有这种条件,所以只是简单地贴在

寝室的墙上。每天总有老师到我房内小坐闲聊,别看农村老师见识不多,但‘文革’前师范大学毕业的本科生,肚里还是有墨水的,每每见到都举目欣赏一番。此时,我会骄傲地介绍说,此字乃是翁大师赠与我哥的,众人恍然大悟赞叹不绝……

“三年后妻子调来我学校,领导分我小楼两居室。搬家时,我正小心翼翼地揭墙上这字幅,一旁帮忙的雷老师笑着开口道:‘董老师,你知道我一向喜欢翁老的字,能不能送给我?不好意思啊!’我看他张口求字,反倒成了我不好意思了。因为难以驳人家面子,也只能忍痛割爱了。但这名贵的书法诗句,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,一直陪伴着我,所以永远记在心底里,永远,永远。”

由此,又想起一个故事。高中同学魏建国酷爱书法(记得当年他习惯边走边划空书,手指飞快地虚划字形,这印象就在眼前)。大约80年代初,我曾约他一起去过翁老家。和建国微信聊起这事,没想到过去了四十年,这老兄居然还记得一清二楚!他说:“谒见书坛大擎翁大师怎么会忘记!他家离你

们学校不远,二楼朝南窗前桌上摆着宣纸墨砚。他受女儿之请,为学校写了几百张裁成红红绿绿小条幅的卫生宣传标语,写得吃力煞了——呵呵,杀鸡用了牛刀,高射炮打蚊子,大材小用啦。”哈哈,是啊,现在想起就感觉好笑,试想一下,几百个学生到四川北路街头宣传卫生,一个个手举大师墨宝的标语旗,要是有懂行的路人走过,抑或诸如建国兄这样的“识货朋友”,岂不会好奇伫立,面对满目的闾运先生作品:此处莫非是大师书法巡展?

我激动地将这一回忆转发给了翁教导。她感慨地说:“我不记得了,父亲

大家都知

道中国古代著名的

成语故事“孟

母三迁”,选择一

个良好的学习环

境,对孩子有多么的重要!今天的环境下,也许有人会

说:“移居他乡,有一套房子暂且栖身就已经很不错了,

哪有可能像孟母那样‘择邻而居’?”是啊,你没有条件迁

东、迁西,但家庭的小环境、小氛围,你注意了没有?

笔者曾居的里弄街巷,常见有的家庭三天一大闹,

两天一小闹,孩子躲都躲不赢,哪还有什么心思念书?

有些家庭不闹架,但却比“闹架”更凶:一张麻将桌终日

围着大呼小叫的麻将……耳濡目染,不过数日,孩子哪

还顾得看书学习?有的家庭虽然不闹,但却显然缺乏学

习的氛围,家中舍得买高档家电,但却舍不得买书报及

文化资料,孩子在一个无“字”的环境里长大。还有些家

庭父母太“忙”,忙于找钱、忙于派对、忙于玩手机,对孩

子的交“朋”结“友”不闻不问……

曾听得一位已做母亲、有个9岁小男孩的朋友诉

苦:“孩子不爱读书,成绩太差,怎么办?”我说:“你家的

那个‘闹麻麻’氛围就不是个读书的地方!”她说:“怎么

办呢?”“先收起你的麻将桌子再说!”她舍不得“金盆洗

手、洗脚上岸”,于是我便笑着怂道:“看你要孩子,还是

要麻将?”她闻言沉思不语。

这位母亲最后作何选择,我不得而知,但我的话却

并非开玩笑——孟母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知道三迁,也

许这就是她成为“孟母”——孟子的母

亲的原因吧!我们这些异地或非异地

讨生活但并非不懂“教育改变命运”道

理的父母,未必还舍不得一张一推就

“倒”的麻将桌子?!

做了很多不起眼的事,这是

他的乐趣。”她又说:“往

事已矣不去想它,遗憾的是

是父亲写的四尺整张大字

和请唐云画的四尺整张国

画挂在工会休息室,拆学校

时不知去向。国宝级的作

品何其珍贵啊!这么大的

字画我都没有拥有……”

我建议翁教导有空可以

以写点东西纪念父亲。她

回复说:“谢谢你的提议,

眼睛不行。艺术家的往事

都经历了坎坷,父亲的学

问涉及金石、考古鉴别、碑

帖等等,太深奥了。很惭愧

我看不懂,做不了。不少

记者都采访过父亲。有的

就坦率说,翁老所讲的学

问听不懂,涉及知识面广,

且道理深邃,需要去悟的,

就此知难而退了。”

说起翁老的个性为

人,翁老师讲了一件事:

“80年代初,我家还只是一

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。

曹聚仁《天一阁人物谭》书中收

有一文,列举其赏爱的上海掌故书,

“前有王韬《漫游随录》,郑逸梅《淞

云闲话》,姚公鹤《上海闲话》,王揖

唐《上海租界史》,而以屠诗聘《上海

市大观》为最完备。”随即指出:“近

有陈定山《春申旧闻》,文笔、取材、

见解,都高人一筹,可说是这一类随

笔中的白眉。”可谓推崇备至。

曹先生一生笔耕不辍,著述

繁盛,但我总觉得他所谓掌故书,

概念过于宽泛,如《漫游随录》严

格来讲是游记,王揖唐编的《上海

租界问题》属专门史,而《上海市

大观》则近乎指南类,它们无论如何

都不能称为传统意义上的掌故书。

至于《春申旧闻》,名头确乎不

小。1950年代,曾在叶明勋所办台

北《中华日报》副刊连载,一纸风行,

销量激增,使这份本来仰仗台南版

的报纸,“自《春申》发刊以后,北版

销数激增而南部版反仰给于北版的

转载”。不久便出了单行本,依旧畅

销,乘势又写了《春申旧闻续》《春申

续闻》。影响所及,几乎无远弗届。

最有名的例子是,台湾作家李昂女

士1983年发表轰动一时的小说《杀

夫》即由《春申旧闻续》之《詹周氏杀

夫》篇中汲取了灵感。

然而正如亦舒所言“甲之蜜糖,

乙之砒霜”,凡事皆有两面性。该书甫一上市,就有人在港报写了评论

文章,然其言辞却并不那么友好。

文章共两篇,前后在报间刊发三次,总的字数近两千字。先是1957年7月5日、6日香港《大公报》刊登《谈〈春申旧闻〉》上、下篇,作者在篇首开宗明义,谈及撰文缘起:“友人从春申来信书,托买陈小蝶所作之《春申旧闻》。……余为某君访此书于书坊,不可得,闻曹聚仁先生言,系台湾出版,故港中无售。昨日有友人

腹便便,与十年前不同,又能请客,真出陈小蝶意外矣!”

7月13日同报,又刊出该作者《再谈〈春申旧闻〉》一文,竟是余怒未消。这次他搬出一位久居上海年近九十的广东某老辈,称其“熟于沪上掌故”。此公读罢《春申旧闻》,向作者笑曰:“此人胡说八道,于沪事略知二三,而喜无中生有,所谓‘谈旧’,殆欺人耳。”作者深有同感,称“此书诚为谈上海掌故之最下乘也”。遂举“近日上海文化出版社出《上海旧话》二册,第一册为赫马所作,即徐卓呆笔名,此书最佳。第二册郑逸梅作,错误之处仍多,然较之陈小蝶之作高出万万也,至低限度二君之作皆据事直书,不杜撰故事,不攻击私人,又不作谩词,有写作道德”。陈氏所作则讹误多矣,如“谓杨乃武事情大白后,西太后召杨姐与小白菜入宫云云,尤为荒谬绝伦,直欲欺骗天下人矣!”又书中谈吴芝瑛收葬秋瑾,“几罹不测,赖铁良、端方、寿伯夙力护之”。作者对此嘲讽道:“此时尚安得有寿伯夙?伯夙乃满人寿富之字,寿富与其弟富春,于庚子事变外兵入京时,全家自杀,不欲辱于外人也。”结论是,《春申旧闻》简直一塌糊涂。

最后,揭晓这位毒舌的评论者,乃是在港报设有“听雨楼笔谈”专栏的掌故作家高伯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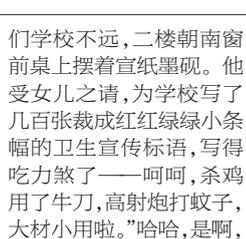
也说“孟母三迁”

李北兰

大家都知 道中国古代著名的 成语故事“孟 母三迁”,选择一 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,对孩子有多么的重要!今天的环境下,也许有人会 说:“移居他乡,有一套房子暂且栖身就已经很不错了, 哪有可能像孟母那样‘择邻而居’?”是啊,你没有条件迁 东、迁西,但家庭的小环境、小氛围,你注意了没有? 笔者曾居的里弄街巷,常见有的家庭三天一大闹, 两天一小闹,孩子躲都躲不赢,哪还有什么心思念书? 有些家庭不闹架,但却比“闹架”更凶:一张麻将桌终日 围着大呼小叫的麻将……耳濡目染,不过数日,孩子哪 还顾得看书学习? 有的家庭虽然不闹,但却显然缺乏学 习的氛围,家中舍得买高档家电,但却舍不得买书报及 文化资料,孩子在一个无“字”的环境里长大。还有些家 庭父母太“忙”,忙于找钱、忙于派对、忙于玩手机,对孩 子的交“朋”结“友”不闻不问……

曾听得一位已做母亲、有个9岁小男孩的朋友诉 苦:“孩子不爱读书,成绩太差,怎么办?”我说:“你家的 那个‘闹麻麻’氛围就不是个读书的地方!”她说:“怎么 办呢?”“先收起你的麻将桌子再说!”她舍不得“金盆洗 手、洗脚上岸”,于是我便笑着怂道:“看你要孩子,还是 要麻将?”她闻言沉思不语。

这位母亲最后作何选择,我不得而知,但我的话却 并非开玩笑——孟母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知道三迁,也 许这就是她成为“孟母”——孟子的母 亲的原因吧! 我们这些异地或非异地 讨生活但并非不懂“教育改变命运”道 理的父母,未必还舍不得一张一推就 “倒”的麻将桌子?!



父亲有一位日本女留 学生,暑假要回国探亲。 临行前问我父亲要捎带些 什么回来?我们都渴望有个 大彩电,自己出钱购买,可 父亲断然拒绝。他严肃地 说,不要学我的字束缚自 己,要博众家之长,笔笔到 位。哦,说得多好啊,绝对 是大度超逸!老话诚然不错——字如其人啊!

曹聚仁《天一阁人物谭》书中收 有一文,列举其赏爱的上海掌故书, “前有王韬《漫游随录》,郑逸梅《淞 云闲话》,姚公鹤《上海闲话》,王揖 唐《上海租界史》,而以屠诗聘《上海 市大观》为最完备。”随即指出:“近 有陈定山《春申旧闻》,文笔、取材、 见解,都高人一筹,可说是这一类随 笔中的白眉。”可谓推崇备至。

曹先生一生笔耕不辍,著述 繁盛,但我总觉得他所谓掌故书, 概念过于宽泛,如《漫游随录》严 格来讲是游记,王揖唐编的《上海 租界问题》属专门史,而《上海市 大观》则近乎指南类,它们无论如何 都不能称为传统意义上的掌故书。

至于《春申旧闻》,名头确乎不 小。1950年代,曾在叶明勋所办台 北《中华日报》副刊连载,一纸风行, 销量激增,使这份本来仰仗台南版 的报纸,“自《春申》发刊以后,北版 销数激增而南部版反仰给于北版的 转载”。不久便出了单行本,依旧畅 销,乘势又写了《春申旧闻续》《春申 续闻》。影响所及,几乎无远弗届。 最有名的例子是,台湾作家李昂女 士1983年发表轰动一时的小说《杀 夫》即由《春申旧闻续》之《詹周氏杀 夫》篇中汲取了灵感。

然而正如亦舒所言“甲之蜜糖, 乙之砒霜”,凡事皆有两面性。该书甫一上市,就有人在港报写了评论 文章,然其言辞却并不那么友好。

文章共两篇,前后在报间刊发三次,总的字数近两千字。先是1957年7月5日、6日香港《大公报》刊登《谈〈春申旧闻〉》上、下篇,作者在篇首开宗明义,谈及撰文缘起:“友人从春申来信书,托买陈小蝶所作之《春申旧闻》。……余为某君访此书于书坊,不可得,闻曹聚仁先生言,系台湾出版,故港中无售。昨日有友人

腹便便,与十年前不同,又能请客,真出陈小蝶意外矣!”

7月13日同报,又刊出该作者《再谈〈春申旧闻〉》一文,竟是余怒未消。这次他搬出一位久居上海年近九十的广东某老辈,称其“熟于沪上掌故”。此公读罢《春申旧闻》,向作者笑曰:“此人胡说八道,于沪事略知二三,而喜无中生有,所谓‘谈旧’,殆欺人耳。”作者深有同感,称“此书诚为谈上海掌故之最下乘也”。遂举“近日上海文化出版社出《上海旧话》二册,第一册为赫马所作,即徐卓呆笔名,此书最佳。第二册郑逸梅作,错误之处仍多,然较之陈小蝶之作高出万万也,至低限度二君之作皆据事直书,不杜撰故事,不攻击私人,又不作谩词,有写作道德”。陈氏所作则讹误多矣,如“谓杨乃武事情大白后,西太后召杨姐与小白菜入宫云云,尤为荒谬绝伦,直欲欺骗天下人矣!”又书中谈吴芝瑛收葬秋瑾,“几罹不测,赖铁良、端方、寿伯夙力护之”。作者对此嘲讽道:“此时尚安得有寿伯夙?伯夙乃满人寿富之字,寿富与其弟富春,于庚子事变外兵入京时,全家自杀,不欲辱于外人也。”结论是,《春申旧闻》简直一塌糊涂。

最后,揭晓这位毒舌的评论者,乃是在港报设有“听雨楼笔谈”专栏的掌故作家高伯雨。

钱塘。 落寞花飞远,多情露水冷。添 香研墨更神伤。无奈江南,无奈好春光, 无奈堂前旧燕,相看两茫茫。”如果此说 属实,那么这首词便是最早的《喝火令》, 黄庭坚只是步其后尘而作了。

弄不明白的是,到了清代,《喝火令》 突然火了,有一批词人对黄庭坚的原作 进行了过度解读,并从中整出了什么“二 仗三枪一叠一衬一应一破”之类的幺蛾 子。更弄不明白的是,到了现今,《喝火令》居 然成了诗词 创作界最难、最热、最红的一个词牌,实 在想不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这就好比 到网红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,吃来吃去 吃不出什么特别来,但又怕别人笑你老 土,只好“矮子观场,随人说好”了。

平心而论,《喝火令》的难写就难写 在没有可平仄仄的字,平平仄 仄,一个萝卜一个坑。前面已经 说了,这是因为写的人少造成的。至于什么“二仗”“三枪”之 类,都是故弄玄虚罢了。就以 “二仗”为例,这是要求上下阙的开头两 句都用对仗,说是要再普通不过的事。但 又说两个对仗必须节奏不同,上阙212, 下阙221。那就毫无根据了。其实这个 词牌的唯一亮点只在于下阙的“摊破”, 如黄庭坚词中的三句“晓也”便是。

为此,借用《喝火令》这个词牌,写了一首内容是关于“喝火令”的,作为本文 的结束: 用尽洪荒力,修成碧玉喉,倚声长咏 竞风流。山谷集中神品,沧海酌蠡求。 韵律为枷锁,音声作楚囚。一杯红 焰溯源头。所谓三枪,所谓仗须谋。所 谓衬应摊破,统统没来由。

《喝火令》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词 牌,在全宋词中唯见一首,那就是黄庭坚 的“见晚情如旧”。这说明它除了普通, 还十分冷僻。黄氏的词是这样写的: 见晚情如旧,交疏分已深。舞时歌 处动人心。烟水数年梦觉,无处可追寻。 昨夜灯前见,重题汉上襟。便愁云 雨又难禁。晓也星稀,晓也月西沉。晓 也雁行低度,不会寄芳音。

现存词 谱的两大权威《词律》和 《钦定词谱》 中都对这个 词谱作了谱,并作了简单说明。《词律》说: “后段比前,多‘晓也’二句九字,按此调 前后相同,不应中多二句,恐前有脱落。 ‘梦魂’当是‘魂梦’,则可断句与后结相 同矣。或谓前后自是各异,前段原于‘数 年’分句,‘梦魂’下乃七字句耳。然观两 起处相同,而‘无处’下五字,与 ‘不会’下五字,亦合,当以‘魂梦’ 为是。”《钦定词谱》只是说了黄庭 坚这首词见于哪部集子,其他就没 说什么了。而在另一部更通行的 《白香词谱》中,干脆不予载录。从《词律》 的说明,我们对《喝火令》可以作出如下的 判定:这个词牌的唯一依据就是黄庭坚的 那首词,而这首词的上阙可能有所脱 误。至于这个词牌的格律十分严格,那是 因为没有其他作品可以互参造成的。

关于它的来历,只有一段于史无征 的类似民间故事的传说,说是南唐状元 伍乔冒死为美女喝下一杯冒着烈火的 酒,最后抱得美人归的故事。所以“喝火 令”的喝火,就是喝火酒的意思。故事中 又说,后来这位美女写了一首词送给伍 乔,词曰:“寒草斜阳暮,秦淮月转廊。靡 靡春色照海棠。不识巫山雨,夜夜梦

父亲有一位日本女留 学生,暑假要回国探亲。 临行前问我父亲要捎带些 什么回来?我们都渴望有个 大彩电,自己出钱购买,可 父亲断然拒绝。他严肃地 说,不要学我的字束缚自 己,要博众家之长,笔笔到 位。哦,说得多好啊,绝对 是大度超逸!老话诚然不错——字如其人啊!

曹聚仁《天一阁人物谭》书中收 有一文,列举其赏爱的上海掌故书, “前有王韬《漫游随录》,郑逸梅《淞 云闲话》,姚公鹤《上海闲话》,王揖 唐《上海租界史》,而以屠诗聘《上海 市大观》为最完备。”随即指出:“近 有陈定山《春申旧闻》,文笔、取材、 见解,都高人一筹,可说是这一类随 笔中的白眉。”可谓推崇备至。

曹先生一生笔耕不辍,著述 繁盛,但我总觉得他所谓掌故书, 概念过于宽泛,如《漫游随录》严 格来讲是游记,王揖唐编的《上海 租界问题》属专门史,而《上海市 大观》则近乎指南类,它们无论如何 都不能称为传统意义上的掌故书。

至于《春申旧闻》,名头确乎不 小。1950年代,曾在叶明勋所办台 北《中华日报》副刊连载,一纸风行, 销量激增,使这份本来仰仗台南版 的报纸,“自《春申》发刊以后,北版 销数激增而南部版反仰给于北版的 转载”。不久便出了单行本,依旧畅 销,乘势又写了《春申旧闻续》《春申 续闻》。影响所及,几乎无远弗届。 最有名的例子是,台湾作家李昂女 士1983年发表轰动一时的小说《杀 夫》即由《春申旧闻续》之《詹周氏杀 夫》篇中汲取了灵感。

然而正如亦舒所言“甲之蜜糖, 乙之砒霜”,凡事皆有两面性。该书甫一上市,就有人在港报写了评论 文章,然其言辞却并不那么友好。

文章共两篇,前后在报间刊发三次,总的字数近两千字。先是1957年7月5日、6日香港《大公报》刊登《谈〈春申旧闻〉》上、下篇,作者在篇首开宗明义,谈及撰文缘起:“友人从春申来信书,托买陈小蝶所作之《春申旧闻》。……余为某君访此书于书坊,不可得,闻曹聚仁先生言,系台湾出版,故港中无售。昨日有友人

腹便便,与十年前不同,又能请客,真出陈小蝶意外矣!”

7月13日同报,又刊出该作者《再谈〈春申旧闻〉》一文,竟是余怒未消。这次他搬出一位久居上海年近九十的广东某老辈,称其“熟于沪上掌故”。此公读罢《春申旧闻》,向作者笑曰:“此人胡说八道,于沪事略知二三,而喜无中生有,所谓‘谈旧’,殆欺人耳。”作者深有同感,称“此书诚为谈上海掌故之最下乘也”。遂举“近日上海文化出版社出《上海旧话》二册,第一册为赫马所作,即徐卓呆笔名,此书最佳。第二册郑逸梅作,错误之处仍多,然较之陈小蝶之作高出万万也,至低限度二君之作皆据事直书,不杜撰故事,不攻击私人,又不作谩词,有写作道德”。陈氏所作则讹误多矣,如“谓杨乃武事情大白后,西太后召杨姐与小白菜入宫云云,尤为荒谬绝伦,直欲欺骗天下人矣!”又书中谈吴芝瑛收葬秋瑾,“几罹不测,赖铁良、端方、寿伯夙力护之”。作者对此嘲讽道:“此时尚安得有寿伯夙?伯夙乃满人寿富之字,寿富与其弟富春,于庚子事变外兵入京时,全家自杀,不欲辱于外人也。”结论是,《春申旧闻》简直一塌糊涂。

最后,揭晓这位毒舌的评论者,乃是在港报设有“听雨楼笔谈”专栏的掌故作家高伯雨。

钱塘。 落寞花飞远,多情露水冷。添 香研墨更神伤。无奈江南,无奈好春光, 无奈堂前旧燕,相看两茫茫。”如果此说 属实,那么这首词便是最早的《喝火令》, 黄庭坚只是步其后尘而作了。

弄不明白的是,到了清代,《喝火令》 突然火了,有一批词人对黄庭坚的原作 进行了过度解读,并从中整出了什么“二 仗三枪一叠一衬一应一破”之类的幺蛾 子。更弄不明白的是,到了现今,《喝火令》居 然成了诗词 创作界最难、最热、最红的一个词牌,实 在想不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这就好比 到网红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,吃来吃去 吃不出什么特别来,但又怕别人笑你老 土,只好“矮子观场,随人说好”了。

平心而论,《喝火令》的难写就难写 在没有可平仄仄的字,平平仄 仄,一个萝卜一个坑。前面已经 说了,这是因为写的人少造成的。至于什么“二仗”“三枪”之 类,都是故弄玄虚罢了。就以 “二仗”为例,这是要求上下阙的开头两 句都用对仗,说是要再普通不过的事。但 又说两个对仗必须节奏不同,上阙212, 下阙221。那就毫无根据了。其实这个 词牌的唯一亮点只在于下阙的“摊破”, 如黄庭坚词中的三句“晓也”便是。

为此,借用《喝火令》这个词牌,写了一首内容是关于“喝火令”的,作为本文 的结束: 用尽洪荒力,修成碧玉喉,倚声长咏 竞风流。山谷集中神品,沧海酌蠡求。 韵律为枷锁,音声作楚囚。一杯红 焰溯源头。所谓三枪,所谓仗须谋。所 谓衬应摊破,统统没来由。

父亲有一位日本女留 学生,暑假要回国探亲。 临行前问我父亲要捎带些 什么回来?我们都渴望有个 大彩电,自己出钱购买,可 父亲断然拒绝。他严肃地 说,不要学我的字束缚自 己,要博众家之长,笔笔到 位。哦,说得多好啊,绝对 是大度超逸!老话诚然不错——字如其人啊!

曹聚仁《天一阁人物谭》书中收 有一文,列举其赏爱的上海掌故书, “前有王韬《漫游随录》,郑逸梅